

闽茶说

御茶园在武夷第四曲，喊山台、通仙井，俱在园畔。前朝著令：每岁惊蛰日，有司为文致祭。祭毕，鸣金击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井水既满，用以制茶上供，凡九百九十九斤，制毕，水遂浑浊而缩。

鼓山半岩茶，色香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雨前者，每两仅十钱，其价廉甚。一云，前朝进贡。至杨文敏当国，始奏罢之，然近集有取，其扰甚于进贡矣！



陈龙 陈陶然
福建人民出版社

著



闽茶说

吴梓林题



陈龙 陈陶然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茶说 / 陈龙, 陈陶然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1

ISBN 7-211-05083-7

I. 闽… II. ①陈… ②陈… III. 茶 - 文化 - 福建省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124 号



闽茶说

MIN CHA SHUO

作 者: 陈龙 陈陶然

责任编辑: 代媛媛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35001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9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11-05083-7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若从童年替爷爷到街上买福州人喜爱的香片(茉莉花茶碎片)经历算起,我与茶叶交往的时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那时家道贫寒,家中平时不备茶叶,只有来了贵客才临时上街购买,而且一小撮茉莉花茶放在茶缸中反复浸泡,直到索然无味。这是儿童时代我对茶的全部认识和记忆。

60年代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冀中平原果园种树并“接受再教育”。在“五七”干校的会议上,看到许多老同志人手一缸茶(牙缸),到了冬天,大家围炉(暖炉)而坐,一泡茶往往从天亮直泡到天黑。茶凉了,搁在炉上热一热,你瞧那些黑呼呼茶缸里黑呼呼的茶,难免会问“什么茶?”“茉莉花茶!”。试着尝一口,苦涩中还喝出一点甜味,“下冰糖了”。原来北方人爱喝加糖的花茶。

我等真正与茶结缘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筹办福建茶艺馆,设置馆内各项景观,策划茶文化陈列,除了查找文物资料,还到处拜师访友,在茶界老前辈庄晚芳、庄任教授处聆听教诲,这才开始对茶有了初步认识。1990年福建茶艺馆刚开业,就成了中外茶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日、韩、泰、新(加坡)等国及港、台等地区茶道(艺)代表团纷至沓来,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化人如韩素音等也来了。那时茶艺馆还经常举办国际性茶会、笔会以及茶具、书画等展览,为促进中日茶文化交流,福建博物馆与日本里千家茶道资料馆联合在日本国京都、热海等地先后二次举办福建历史茶具展(“唐物天目”与“交趾香合”),此间,我随代表团考察了京都的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本部,开始对日中茶道文化的交流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这十多年来,国内茶庄、茶馆、茶艺居、茶会组织、各种茶事活动如雨后

有南方之嘉
源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也一尺二尺迺至數十尺甘

春笋般出现。茶非但逐渐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饮品,还成了城中风雅之事的主体;与茶相亲、以茶会友,茶话无尽——于是乎有了编写此书的背景。

若说茶是中国国粹,那么,闽人则以茶为骄傲。“溪边奇茗甲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福建既有悠久的产茶历史,又是国内特种名茶的最重要产区。屹立在古丰州的一方“太元丙子莲花茶襟”石刻,直把闽中种茶历史上溯到晋代。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忝列名茶之榜的就有福州方山(闽侯五虎山)露芽茶。据出土于鼓屏路的唐“球场山亭记”碑载,那时冶山附近已有茶园曰“芳茗原”,成为会城的一处重要景观。宋元是福建茶业登峰造极时期:当时位于建瓯的北苑凤山一带为皇家御焙所在,一代名相、茶艺大师蔡襄等人,在此精心制作的龙凤团茶,倾倒朝野。建安斗茶之风流布天下,大观皇帝亲为撰文。建窑(建阳水吉一带)生产黑釉茶具也成为风靡天下的贡品。闽中的茶种、茶器和制茶、品茗方法一同传之东瀛,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之源。元代武夷茶声名鹊起,四曲御茶园古迹犹存。明洪武年间的制茶方式改制,并未影响福建在茶坛的位置。明清两代创制的乌龙茶及其品饮方法,谱写了国人茶史上又一辉煌篇章。建国以来,福建更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特种名茶产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永春佛手、诏安八仙、正山小种、坦洋工夫,林林总总,美不胜收,越来越多的闽茶被视为茶中瑰宝,为海内外茶人所钟爱。

茶品既多又为众人所好,闽省又是中国茶文化发祥地之一,案头却缺一本比较全面介绍闽茶及其文化的书,心有所憾。此一憾,便成了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契机。书名取“闽茶说”,原因有三:一则我们是从爱茶人的角度来写,自成一说;也期待将来有方家写二说三说,将闽茶的精蕴说得更透彻全面。二则写此书的初衷不在于构建严密的体系,不作长篇大论,但求言简意赅,却于完稿后,觉意犹未尽——仿佛一壶七泡有余香的观音茶只泡了两泡就歇了手,有些浪费材料。亦只有以“说”为解,希望今后能续上未尽的话头,说个痛快。三则此书于父女二人说东道西间成形——说史、说述、说具、说艺、说茗、说人,其间消得不知多少盏泡茶工夫,正如清人何绍基诗中所绘场景:“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话一楼。”真是快事一桩,“茶说”为题,纪念耳。



目 录

写在前面

◎ 说 史 篇

闽茶史钩沉·····	1
唐代闽茶·····	3
五代闽国茶史·····	4
宋代福建茶业·····	5
元代福建茶业·····	7
明代福建茶业·····	10
清代福建茶业·····	14
民国时期福建茶业·····	16
新中国福建茶业·····	18

◎ 说 迹 篇

莲花峰茶事石刻·····	20
九日山茶事石刻·····	22
清源山茶事石刻·····	23
球场山亭记碑·····	23
翻拾茶都梦·····	25
武夷山四曲御茶园遗址·····	29
茶洞·····	31

◎ 说 泉 篇

武夷山汉井·····	33
通仙井与呼来泉·····	34
语儿泉与北山泉·····	34
北苑龙井·····	35
苔泉·····	37
鴉浴池·····	38
鼓山罗汉泉、龙头泉·····	39



安溪清水岩圣泉.....40

◎ 说 茗 篇

方山露芽.....42
鼓山半岩茶.....43
闽中郑宅茶.....44
崇安八角亭龙须茶.....44
白鸡冠.....45
水金龟.....46
不知春.....46
大红袍.....47
铁观音.....49
铁罗汉.....50
吕仙茶.....51
水仙.....52
石亭绿.....53
坦洋工夫.....54
白琳工夫.....55
白牡丹.....56
福鼎莲心茶.....57
政和工夫.....57
正山小种.....58
和平观星茶.....59
乌龙.....60
黄旦.....62
干坑茶.....62
太姥山白毫银针.....63
福州茉莉花茶.....64
永春佛手.....66

◎ 说 具 篇

茶具溯源.....67
青铜时代茶具.....69
原始瓷茶具.....70
秦汉时代茶具.....70

闽 茶 说



◎ 目 录

晋人茶具·····	72
唐代茶具·····	75
五代闽国茶具·····	77
宋代建窑黑釉茶具·····	79
珠光茶碗·····	83
唐物茶入·····	84
宋代金银茶具·····	86
平和素三彩与交趾香盒·····	90
德化窑和明代建白茶具·····	93
紫砂名壶出清漳·····	95
功夫茶具话“四宝”·····	98

◎ 说俗说艺篇

建安斗茶·····	101
汉唐遗风话擂茶·····	105
功夫茶考·····	108

◎ 说人篇

蔡襄·····	111
苏东坡·····	114
欧阳修·····	115
陆游·····	117
熊蕃父子·····	118
徐燊·····	119
周亮工·····	120
阮旻锡·····	121
梁章钜·····	122
郭柏苍·····	123
袁枚·····	125
许次纾·····	126
李卷·····	127
林语堂·····	128
冰心·····	129
庄晚芳·····	131
陈椽·····	132
张天福·····	133
后记·····	135
主要参考资料·····	136

说 史 篇



闽
茶
说

闽茶史钩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经》），到秦汉时代，国人已有饮茶习惯，魏晋南北朝饮茶之风渐广，迄至唐代，茶风大盛，成“比屋之饮”，“贡茶”与“税茶”相继出现。唐以降，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华茶成了一宗重要特产，销往世界许多国家，备受欢迎。唐宋时期，中国的种茶、制茶技术东传日本后渐及世界各地，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对“茶”的称谓，即从汉语方言中翻译过去的，所据方言，恰恰是厦门话的“THA”。

1000 多年来，中国人已从最初仅将茶当作解渴的饮料而发展成探其源流、方法、意境，当作领略人生乐趣的一门生活艺术。如今，茶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伦理、道德、礼仪风俗、宗教、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产茶区之一，福建种茶的历史至少已有千年。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



云南哀牢山千年大茶树

闽茶史钩沉

白帶微實如枰桐葉如丁
出廣州制茶至古靈神
其子姓茶胡提與茶服
或從草或從木或從大
元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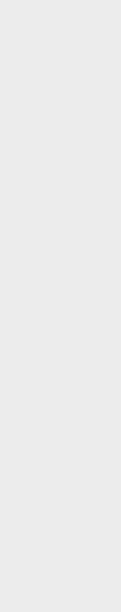


闽
茶
说

桃子
梅子
李子
桃子

白帶微實如枰桐葉如丁
出廣州制茶至古靈神
其子姓茶胡提與茶服
或從草或從木或從大
元丁字

闽茶史钩沉



云南哀牢山千年大茶树

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由此可知，臣服于周王的包括蜀国在内的南方各国纷纷以土产纳贡于武王，其中茶叶就已经是一项重要贡品。文献记载，此时向周武王贡茶的有庸、蜀、羌、苗、徽、巴、彭、濮等八个南方小国，其中，濮包括闽濮，便是古谓“七闽”。据此，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主张：闽地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产茶，而且作为贡茶问世。换句话说，福建有 3000 多年的产茶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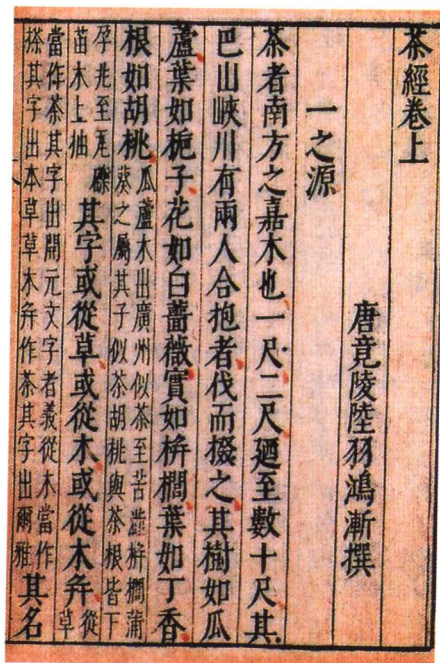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以来，闽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吴先生的论断——考古学家在以闽侯鸿尾黄土仑为中心，遍布闽江两岸的商末至西周黄土仑类型墓葬中发现大批制作精美的印纹陶器，其中主要是茶酒具；这一时期在全省各地发现的西周原始瓷器遗存中，也不乏精美的茶酒具。这说明，茶在商周时代的闽人生活中已占一席之地。

由于地理上僻处东南一隅，福建成为最缺历史记载的省份（梁启超语）。而远古时期先民的活动踪迹则大多留存在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之中，著名的如闽北武夷山区“武夷君”、闽东“皇太姥”的传说，叙述中不乏有关先民们茶事活动的记录。有说武夷茶乃武夷君所发现，最初把它当药拿来为百姓治病，武夷君后来被尊为君长、仙人；另外还说，“武夷茶，原属野生，非人力所种植，相传最初发现者为一老人，邑人立庙祀”（《崇安新志》），于是引来后人的吟颂“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闽茶真是仙人所栽吗？还是考古学家找到了答案——20 世纪 80 年代，从武夷山白岩等地取下的距今 3000 多年的悬棺，朱熹认为它是“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朱熹《武夷山图志》）之时居于武夷山区的夷落君长留下的遗迹，考古发现证明这一看法是有据可依的。理学家朱熹长期在武夷山一带寓居、讲学，他对船棺的看法已经摆脱迷信的窠臼，是迄今为止前人对武夷山神话最早的科学诠释。

汉代也有关于武夷茶的传说：传言汉武帝封禅石山，遣官员以干鱼祭祀武夷君，武夷山寺观僧道持地产香茶待客，因而被官员视作神物携回进献给汉武帝，遂有了汉武帝命建茶为贡品的故事。这个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近 20 年来，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考古发现丰硕，不难从出土文物中数以万计的陶器里识别出大量茶具，这再一次证实了汉代闽越国先民已普结茶缘的事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人士大批避难闽中和闽地佛教的昌盛，一种更加儒雅的饮茶习俗在闽中普及。晋江南安县丰州镇至今还保留有晋太元丙子年（376 年）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这就是福建现存年代最早的茶事石刻，也是晋代福建产茶的物证。此外，在福建发现的数以百计的晋至南朝墓葬中，各类青瓷茶具（托杯、盏、五盅盘等）是随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饮茶习俗在闽中的渐次普及。



陆羽的《茶经》书影

及至唐代,在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已有福建生产“其味极佳”名茶的记载。此后,诸如福州方山露芽、鼓山半岩茶、建州北苑贡茶、武夷茶先后声名鹊起,闽中贡茶从品种到数量在国内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唐代闽茶

唐代,茶叶生产在全国普及。大中十年(856年),唐人杨华生在《膳夫经手录》一书中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名系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此间,陆羽于公元8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对茶的栽培、采摘、制造、煎煮、饮用等基本知识及迄至唐代的茶叶历史、产地、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阐述。《茶经》促进了饮茶时尚的普及与茶叶种植业发展。

茶饮随即进入寻常百姓家,所谓“两都”都出现了“比屋之饮”的现象。《唐史》中评述说:“风俗贵茶,茶之品益矣。”当时,全国有13个省42个州产茶,国内茶区分布几成定局,而且东南茶区勃兴之势已迅速超过传统产茶的西南地区,按《封氏闻见录》的记载:“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在《国史补》中已有当时闽茶位列贡品的记录。显然陆羽对闽地茶情几无所知,他在《茶经·八之出》中写道:“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又说到关于福、建、韶、象等十一个州的品质情况他都不了解,但是常常获得这些州所产的茶,滋味都极好。

《茶经》对闽茶的鲜有记载并不妨碍我们了解以下事实:福州早在唐代已是名茶产区,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贡腊面茶”,说明唐代时福州茶已成为贡品。《茶经》中提到了茶产地“福州,生闽方山”,“闽方山”便是闽县的方山,也称作五虎山,在今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言方山是因为远望山形端方如几而得名。唐代李肇《国史补》和《唐书·地理志》都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又《三山志》中一则茶话证实了方山茶的存在:“唐宪宗元和间,诏方山院僧怀恹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恹奏曰:‘此茶不及方山茶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盖建茶未盛前也。”宋元以后,方山露芽因北苑茶鹊起而渐渐湮没,不过,福州方山至今还有老茶树。

《三山志》还记载了当时福州与产茶有关的地名:“旧闽县尉厅名‘茶山馆’(即今旧闽县)。又县东十五里,有‘茶园山’,亦名‘石鳖山’,出茶。”而唐刺史裴次元《辟球场二十咏》之一则有《球场山亭记》的碑记,记录有“芳茗原,地名,今瓠冶山。”据后来清人郭柏苍的考证,瓠冶山即冶山,在旧城隍庙后,道光年间辟为民居了。而且,“将军山亦古瓠冶山地,球场在焉。”记载有唐代《球场山亭记》的断碑亦已在当地基建中出土(现藏福建省博物馆)。这样看来,以上“茶园山”、“芳茗原”便是唐朝时福州所产风味极佳之茶的原产地。

鼓山半岩茶(亦称半岩茶)是唐代产于福州的另一名茶,记载见于《闽小纪》:

“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鼓山在福州市东郊，山方圆数十里，以山巅巨石如鼓得名。明代邓原岳有诗《半岩茶》道：“雨后新茶及早收，山泉石鼎试磁瓯，谁知劣斲峰头产，胜却天池与虎丘。”（劣斲是鼓山最高峰，海拔969米。）另据吴觉农先生考证，毛文锡《茶谱》所说“福州柏岩极佳”和《茶谱通考》中把建州的北苑先春、龙焙与之并列的福州柏岩茶就是鼓山的半岩茶。鼓山茶历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鼓山山麓仍有一片郁郁葱葱的茶园，游客以龙头泉泡半山茶，芳冽沁人。可惜的是由于缺少宣传，茗香也许如故，鼓山茶今天的声名却大逊于从前了。

回首唐初，福建尚未完全开发，那时的福州还是穷林巨涧，茂木深翳，皆虎豹猿獠之墟，一派荒凉景象。当时的建制也只有泉州、丰州和建州，泉州府后来才改为福州。一直到中唐以后，福建省渐次开发，福州才成为闽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福州方山露芽茶得以声名远播。陆羽在《茶经》中只笼统地称建州产茶，原因除了陆羽未曾来过福建外，还因福建茶与江苏宜兴阳羡茶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福建茶的崭露头角是在南唐、五代闽国之后的事。

五代闽国茶史

福建自唐朝始已生产贡茶，只因陆羽未曾来过福建，在《茶经》一书中，对当时福州、建州之茶便以有时偶然得到这些地方的茶，品味极好一句话轻描淡写，带过则罢。其实，五代十国时期的福建，除了各地产茶之外，建州（今南平地城，建瓯为州治）之茶业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介绍：“盖昔者山川尚闕，灵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后北苑出为之最……五代之季，建属南唐，岁率诸县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腊面，既又制其佳者，号曰金铤。”熊蕃是建阳人，宋太平兴国初，被皇家派到建安北苑造团茶。熊蕃以自己在宣和时亲历亲见著成此书，应为可信。

且说当时闽北建瓯有官家茶场，“建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不但官焙多达38个，而且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造。此时茶已属官办，并专门配置了茶官。这个茶官称作“北苑使”，专门负责建州一带的制茶事宜。南唐时，建州最大的官办茶场当属北苑，《独醒什志》里就说：北苑产茶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还有内、外围之分。

《八闽通志》中对北苑有详细描述，北苑是唐末建州大地主张廷晖在建瓯凤凰山“辟山种茶三十里”建成的大茶园。闽龙启中（933年），张将此片茶园献给了闽王王延钧，自此北苑为官家所有。后来王延钧称帝，便把此地之茶称作北苑茶。

关于北苑名称由来，在宋代已有不同看法：沈括《梦溪补笔谈》认为：“予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沈括在文中指出北苑在南京不在建安（瓯），建瓯凤山茶园称北

苑是因人(专职监制茶的“北苑使”)得名,为此,他特别举了茶盏中的“学士瓯”为例加以证明。更离谱的是宋朝大诗家苏轼,他在《凤咮古研铭》中写道:“帝规武夷作茶囿,山为孤凤翔而嗅。”又作《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他把北苑的凤凰山当作武夷了。然而,不管北苑是因人或因地得名,在五代十国时期,凤山已有大片茶园却是事实。后人为纪念凤山茶园的奠基者张廷晖,不仅尊其为“茶焙地主”,并有香火敬供。宋绍兴中(1131—1162年)还专为赐额(恭利)、封侯,在凤山麓修建“恭利庙”以祈求一方财运。

宋代福建茶业

进入宋代,福建茶区的分布更广,产地扩大,此时既生产片茶,也生产散茶,但以片茶为主。这时,位于建溪之畔的建瓯凤山(文献也作凤凰山、凤皇山)一带南唐时期开辟的北苑茶园异军突起,把福建茶业推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建安茶品甲天下”(宋丁谓《北苑茶录》)——建安北苑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开始成为御焙,是建安三十二焙之首,这里生产制作的龙团、凤饼贡茶名冠天下。宋人记载建茶(主要是北苑茶)的种类、品质、制作、泡饮故事的各类著述以及以建茶为吟咏对象的诗词歌赋蔚为大观,作者上自徽宗皇帝、名公巨卿,下至文人墨客、民间艺人,其中重要著述有《大观茶论》、《茶录》、《宣和北苑贡茶录》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他散见于各家记载更比比皆是。

言及北苑茶的历史,南宋赵汝砺在《北苑别录》中谈到:“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岁模龙凤,以羞贡篚,益表珍异。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方其春虫震蛰,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观。故建人谓至建安而不诣北苑,与不至者同。”

赵文中指出北苑地望,大抵与古代志书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结果相符,即在今建瓯市东峰镇东裴桥村至铜场一带,这里不仅有“凤凰山”、“焙前”、“东焙”、“西焙”等地名可资参考,更有考古发掘发现的丰富的地下文物遗迹。如宋代“御泉”、“御茶堂”、“衙署”等遗迹以及焙前村西林垅山上的茶事石刻(此碑原在凤山高处乘风堂侧)作为实物佐证。据考古发现考证,宋元时期凤山并非今凤山,其确切地望应在乘风堂石碣所在的焙前村右龙井遗址之西南约2公里的林垅山,这一点,从史载北苑地形地貌及连属诸焙都在东溪南岸可作资证。

北苑一带,土质属山地红壤,十分适于种茶,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北苑以建安三十二焙之首成为皇家茶园后,每年以皇帝特别赐造的模具生产龙凤团茶进贡朝廷。北苑贡茶成为天下奇珍。至宋庆历年间,在地方漕史(丁谓、蔡襄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各种北苑茶品日新月异,精益求精,数量益增,有关规制也日趋完善。至南宋孝宗以



宋人斗茶图

后,北苑贡茶更是独步天下,北苑成为建安人的骄傲,成为建安文化的象征。

有宋一代,北苑茶名倾天下,首先取决于北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古建安东峰一带多为丘陵山地,气候温和,年均气温 19.2℃,且雨量充沛,十分适合种茶和瓜果,这样的条件正是赵佶所称“植茶之地,崖必阳,圃必阴”;“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阜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丁谓《北苑茶录》),而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中说:“独北苑连属诸山者最胜,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数里,茶皆气异然,色浊,味尤薄恶,况其远者乎。”是讲北苑的天时地利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的。

宋人在北苑是如何种茶?历代茶书中无一记述,后人因此仅能在《齐民要术》、陆羽《茶经》及金人

《四时类要》等书中从侧面了解一个大概。据《茶经》所言:“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具体说,在茶园的整地开穴、施基肥、种子直播等方面均与种瓜相似,史载,此法直至明清时代仍沿用不衰。因此,宋人大致也不会例外。

作为皇家茶园,北苑对茶树的栽培、管理自有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可从凤山 30 里连片御茶园的茂盛长势及御茶园配置的严密管理机构窥其一斑。有诗为证:“造化曾无私,亦有意所加,夜雨作春力,朝云护日华,千万碧玉枝,戢戢抽灵芽。”(蔡襄《北苑十咏》)——春雨滋润后的北苑茶园,真是个灵芽萌动,碧枝丛生,景色美不胜收。不过,北苑的名冠天下,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其制作的贡茶——龙团凤饼的优秀内质和美好外形,在于北苑茶“采择之精”和“制作之工”。

宋人熊蕃撰写的《宣和北苑贡茶录》中把当时建安茶园精制各类名茶的来历、采焙入贡法式,图文并茂,一一罗列,称:“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臣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这是北苑制作龙凤茶入贡的开始。另有“一种茶,丛生石崖,枝叶尤茂,至道初,有诏造之,别号石乳。又一种号的乳,又一种号白乳。盖自龙凤与京、石、的、白四种继出,而腊面降为下矣,盖龙凤等茶,皆太宗朝所制,至咸平初,丁晋公漕闽,始载之入《茶录》”。熊蕃文中纠正了传闻中“龙凤团茶始制于丁谓为建漕时”的错误说法。至于蔡襄等人的贡献,文中认为“庆历中,蔡君谟将漕,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蔡襄制作的小龙团,号称上品龙茶,28 片才 1 斤,备极

精妙。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小团，凡二十八片，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尝南郊致斋，两府共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其上。”这种茶实在太贵重了，因此，自从有了小团，原来的龙凤茶只好退居其次。

到了元丰年间，“有旨造密云龙，其品又在小团之上”，绍圣间，改为瑞云翔龙，至大观初，皇帝亲作茶论 20 篇，以白茶与常茶不同，是偶然生出，非人力所致，因此评“白茶遂为第一”。自是之后，茶品上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乃及相继创新“三色细芽”，将那瑞云翔龙也比下去了。

到宣和庚子年间，又有漕臣郑可简创制出“银线水芽”，这是将已经拣过的熟芽再剔除一遍，只选一缕芽心，以珍贵的器具贮存，清泉浸渍，制出成品“光明莹洁，若银线然”。这位郑漕臣还殚精竭虑制出“方寸新铸”，这是一种有小龙蜿蜒其上的茶饼，号“龙团胜雪”，而“一铸（片）之值 40 万钱，仅供数盂之啜矣”（许次纾《茶疏》），几达贡茶极致，此茶当然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享用，臣子们别说赏赐，连有幸看上一眼的人也寥寥无几。

北苑茶争奇斗艳无穷止，后又“废石、的、白、三乳，鼎造花铸二十余色……”，真可谓“名益新，品益众”。史载，北苑龙团茶仅宣和年间就制新品达 32 种之多，也算是为中国制茶技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难怪诗人要叹：“石碾轻飞瑟瑟尘，乳花烹出建溪春，人间绝品应难识，闲对茶经忆故人。”（林逋《烹北苑茶有感》）。

关于北苑茶业及丁谓、蔡襄等人督制贡茶的评定，历史上褒贬不一。客观上看来，北苑茶业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国家周密的组织与管理，精于茶艺的蔡襄等人修贵贵谨严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北苑诸多名品从栽培到制法的更新，无一不是历尝辛苦的茶师们智慧的结晶，所谓“惊蛰前三日开焙，遇闰则反”、“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采摘一盖以指不以甲”、拣茶则应辨其“小芽、中芽、紫芽、白合、乌蒂”之说，以及“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各个环节在技术上的要求，无不来自茶师们经验的总结，离开这些，北苑茶的成就也无从谈起。

北苑茶的繁荣为建安大肆张扬的斗茶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茶色白，宜黑盏”，斗茶也大大促进了建安陶瓷业尤其是建窑茶具（乌金釉、兔毫盏）的生产，而北苑茶与天目盏珠联璧合，终究成为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元代福建茶业

元初，世祖采取了一些保境安民、教劝农桑的政策，在福建则有延祐元年（1314 年）引木兰陂水分溉莆北平原，元至正八年（1348 年）在南安县建立万石陂，溉田万余顷，大德七年（1303 年）修福州闽江大桥（万寿桥）……上述农田水利设施既促进了福建农业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商业、手工业的繁荣。特别是元初继承唐宋以来奖励

海运和国际贸易的优良传统,遂使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商港,外商蚁聚,百货云集,泉州港(刺桐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闽省的丝绸、瓷器、茶叶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世界各国。

海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福建省手工业(包括制茶业)的繁荣。在福州出现了5000人规模的巨大的官营手工场福州文绣局。另一方面,朝廷取消了延用已久的榷茶易马治边的政策,改为“引粟”,重征茶税,至正十三年(1276年)定长短引计茶收钞法,以三分取一,加重了对茶农的剥削。延祐五年(1318年),福建路茶税从1200锭增至289000余锭,几乎达到原先税额的300倍。

重税势必阻碍茶业的发展,但是,元朝倡饮蒸青散茶,反对靡费巨资的团茶制作,却为武夷散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极佳的机遇。于是,导致至今贡茶两地独多,惟武夷雨前最胜的局面出现。此后建茶衰落,福建制茶中心移至武夷,开创了武夷茶史上一段辉煌时期。

武夷茶的驰名虽始于宋元时代,其被人赏识,则早在唐代中叶。现存最早记载武夷名茶生产的文献是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文中曰:“晚甘侯十五人,遗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霓之品,慎勿贱用之。”此处,碧水丹山为武夷特称,孙樵以拟人笔法,将武夷茶尊称为“晚甘侯”,此后这一美称广为传播。“晚甘”,誉茶香浓馥、回甘在后,以侯封茶则较苏轼著《叶嘉传》更胜一筹。其实,此际的武夷茶还不过是一种“蒸焙而研之”,不渗香料的自然茶,亦称研膏茶。

唐光启(885—886年)后,武夷茶从研膏茶改制成可和以香料,表面模压精美飞鹤纹饰的片茶——腊面茶。达官贵人常用为“分赠恩深”的馈赠品,有诗为证:“武夷春暖日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鹤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赐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徐夔《谢尚书惠腊面茶》)(《武夷山志》卷十九)从孙樵的书札及徐夔的诗中可知,武夷茶在公元9世纪初,已作为珍贵的馈赠礼品,其采制技艺当为上乘,而孙樵品武夷茶的配套用具均为精品,不但碾槽用金铸,茶碗用青白瓷,还特意以武夷山上佳之泉“北山泉”煮之。

腊面茶还是宋代中国外交的馈赠佳物。宣和间,李季可奉使出行高丽,在他的见闻中,高丽土产茶味苦涩,高丽人惟器重中国腊茶。爱茶及具,连他们饮茶的茶器也一概模仿中国,用银炉汤鼎、翡色小瓯、金花乌盏(即建阳之兔毫盏)([宋]李季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宋时,武夷山已设御茶亭,武夷茶也已作为官茶入贡。到福建做官的人,纷纷找各种理由要武夷茶,乃至山中道人、茶农苦不堪言(见[清]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一)。某种程度上,文人墨客的激赏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范仲淹《与章岷斗茶歌》中写道“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陆放翁也发出“建溪官茶天下绝”的赞叹;在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丁谓等人的张扬之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不过,初期的武夷茶因采制不精,尤其焙制技艺逊于建茶中的北苑、壑源,因此有人评为“宋季未有闻也”。其实,“未有闻”倒不见得,周亮工《闽小记》载:“武夷、崩崩、紫帽、龙山皆产茶,僧拙于焙,既采则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宫中浣濯用耳。”在另一篇《武夷杂记》中也称武夷茶虽然“尝自蔡君谟,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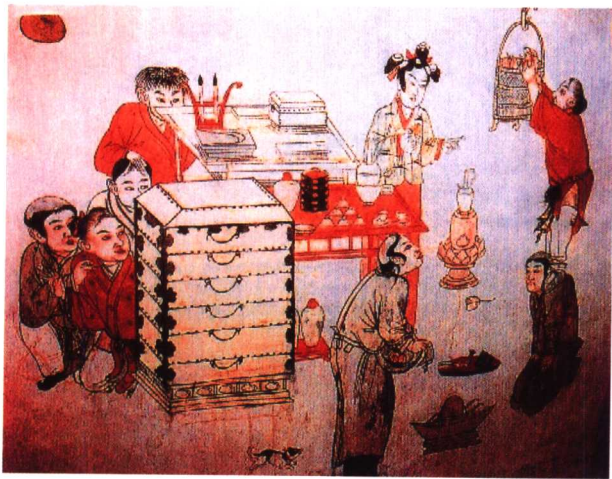
周右父极抑之，盖缘山中不晓焙制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总之，没有掌握良好的焙制技术，又一味追求赢利，才是宋时武夷茶无法与北苑茶媲美的原因。

武夷茶的渐渐声显是在元代，武夷办起皇家茶园以后的事了。

元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一扫前朝优游文雅之风，各地饮茶风习也明显改变。唐宋沿用的末茶法，逐渐改为全叶冲泡，而原先以不讲究焙法为特点的武夷茶乘时而起。

元代武夷的贡茶史应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算起，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元至元十六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十九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茶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兴之子久住为邵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称为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迨至正末，额凡九百九十斤，明初仍之，著为令。”

元朝继续保留宋朝留下的御茶园和官焙，元大德三年（1299年），全国计有茶园120处。



辽墓壁画《备茶图》

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武夷贡茶历史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御茶园不仅种茶，也设焙局制茶，焙工数以千计，因此，它实质上也是一所官营的手工场。

此时的武夷茶采造的有先春、探春、次春等品类，又有旗枪、石乳诸品，色香已不减北苑。便有元代诗人林锡翁留下咏武夷贡茶的诗：“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茶蓓蕾拾琼芽。武夷真是

神仙境，已产灵芝又产茶。”

创设于武夷四曲希贺堂旧址的御茶园是一处皇家焙局，其建筑“皆极丹雘之盛”，十分气派。元泰定五年（1328年），崇安县令张端本在御茶园之左右又各建一场，挂上“茶场”匾额；到元至顺三年（1332年），建宁总管萨都刺在御茶园通仙井畔，筑高五尺、宽一丈六尺的高台，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每年惊蛰日，御茶园官吏们都要在这里导一出祭神喊山的闹剧，诚如明人《喊山台》诗中所云：“武夷溪曲喊山茶，尽是黄金粟粒芽。堪笑开元天子俗，却将羯鼓去催花。”

武夷山见于史书记载的贡茶始于高兴父子，贡茶生产刺激了武夷茶业乃至福建茶业的发展，福建贡茶额大增，当时仅武夷贡茶一项，几占全国贡茶岁额的1/4。御茶园的开辟，使武夷茶业盛极一时，客观上也奠定了武夷山作为驰名天下的名茶产地的基础。勿须讳言，茶山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农业生产，而朝廷和地方官吏对茶农的剥削更加重，加深了茶农的苦难，这一切都是封建制度下一种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后人不应将此弊端同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对福建茶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蔡襄联系，“贡出高兴始，端明千古污”（清朱彝尊《御茶园歌》），时势使然，端明何污之有？！